

全球过亿难民何处安身立命？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环球热点

今年6月20日是第22个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发布数据称，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民、难民申请者及“流离失所者”等总人数首次突破1亿。“这是一个严峻的数字，令人警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表示，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世界

各地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问题。专家指出，难民和非法移民的产生，虽然源于其原籍国的贫困和战乱，但究其根本，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在世界多国输出战争和动乱、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导致全球难民问题日益严峻。



危机加剧

当前，因美国和北约不断拱火而酿成的俄乌冲突，已经造成“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近日指出，俄乌冲突导致“800万人在乌克兰国内迁移避难，登记在册的出国难民已经超过600万人”。据外媒报道，自2月以来，乌克兰难民不断涌入周边国家。其中，超过一半难民进入波兰，还有大批难民抵达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摩尔多瓦等国。

随着难民涌入，欧洲国家公共资源承压严重。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俄乌冲突爆发一个月后，就有20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冲突爆发两个月后，波兰接纳的乌克兰难民人数突破300万。华沙市市长特拉斯科夫斯基称，临时住所、医疗、教育等资源严重不足，“华沙已处于崩溃边缘”。据欧盟智库布吕格尔研究所预计，2022年欧盟安置乌克兰难民将花费至少430亿欧元，约占欧盟全年计划总支出的1/4，且这一数字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还将增加。

大西洋对岸，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同样严峻。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统计，今年3月以来，美国执法部门连续两个月在美墨边境逮捕超20万非法移民。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约170万人次，创下20年来最高纪录，其中包含14.5万名儿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粗暴对待移民和难民的消息屡见不鲜，暴力执法、超期羁押、虐待、驱赶等极

端措施和非人道行动严重践踏人权。

在长期饱受战火侵袭的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问题更是如影随形。据统计，阿富汗战争造成超过4万平民死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伊拉克战争造成超过20万平民死亡，约250万人沦为难民；叙利亚战争造成超过4万平民死亡，660万人逃离家园。此外，委内瑞拉、南苏丹等国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凋敝，也是全球难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也加剧了全球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指出，伴随全球变暖而来的异常天气，正在多地制造大量“气候难民”。世界银行警告称，2050年前最多将有2.16亿人因气候变化而迁移，其中8600万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挪威难民委员会近日指出，来自非洲、中东等地的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似乎被遗忘”。在一些非洲国家，民众遭受着疫情蔓延、气候变化、粮食短缺等多重危机。

霸权侵害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地区性的战争和冲突、自然灾害、宗教迫害、政治避难、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全球难民始终存在，且有增无减。从2011年起，全球难民规模急剧增长，呈现逐年攀升之势。”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教授宋全成向本报记者指出。

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统计，叙利亚仍然是世界最大难民人口来源地，其次是委内瑞拉，阿富汗排在第三。难民署认为，武装冲突、暴

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全球难民来源国较为集中，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苏丹是主要来源国。这些国家本身存在治理“基础病”，如经济发展滞后、国内族群冲突激烈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美西方霸权主义的侵害，或是军事干预，或是单边制裁。

宋全成分析，无论是叙利亚内战，还是阿富汗冲突，抑或委内瑞拉政局动荡，除了国家治理原因以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施加外部干预，导致这些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崩塌，是难民产生的重要因素。从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在西非、北非多国培养反政府力量，强力介入“阿拉伯之春”，再到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长期干预委内瑞拉内政并持续对委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及其西方面盟友高举所谓“人道主义”旗帜，却使多国社会动荡、经济恶化、民生凋敝，造成多年来源源不断的难民潮。

美国布朗大学2020年发布题为《创造难民：美国后“9·11”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参与的战争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难民危机，导致了至少37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难民人数或高达5900万。从规模上来说，这是自1900年以来，仅次于二战造成的难民潮。同时，中东难民最先涌向欧洲国家。联合国难民署有关专家表示，美国中东政策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其推行的激进反移民政策也使中美洲移民问题日趋严重。

2015年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持续战乱

迫使上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盟多国，引发了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如今，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主导的北约丝毫不顾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持续东扩，最终引爆俄乌冲突，造成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不仅让欧盟又一次饱尝难民危机苦果，也使全球难民问题雪上加霜。

亟待解决

难民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地缘局势日益紧张、全球经济复苏困难的背景下，难民治理更是迫在眉睫。联合国此前发布报告称，疫情暴发使得难民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仅有74%的难民能够满足其一半的生活所需。同时，很多难民无法享有相应的抗疫设施。

宋全成指出，全球难民治理面临一定困难。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存在人手、资金有限等问题，面对数以千万计不断增长的国际难民，往往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2018年签署的联合国《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体现了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的政治意愿，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制造大量人道主义危机致使全球难民激增的美西方国家，在接纳难民数量、给予难民来源国资金支持上力度远远不够。大多数难民接纳国是发展中国家，给接纳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达国家民众对难民的排外情绪上升，难民问题政治化趋势更加严重。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2年全球重新

安置需求》报告显示，世界上近90%的难民收容在发展中国家。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接纳乌克兰难民问题上，美国又是“口惠而实不至”。据外媒报道，美国曾承诺接收10万名乌克兰难民，但3月份仅有不足百人通过“审核”准备入境美国。

王鹏指出，土耳其、哥伦比亚、德国、巴基斯坦、乌干达是全球前5大难民接纳国，其中只有德国是发达国家，这是极不公平的。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也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和制度性约束。

近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难民的支持。他同时表示，人道主义援助只能暂时用来应对冲突导致的结果，“扭转难民人数增多的趋势，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和平与稳定”。

“难民问题凸显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亟待弥补。”王鹏指出，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应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别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推动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始终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

“全球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任重道远。国际社会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难民问题标本兼治，密切国际合作，探索完善全球难民治理路径。”宋全成指出。

上图：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几名乌克兰妇女在帐篷外。
新华社记者 林惠芬摄

非洲裔美国人：在就业歧视中挣扎

郭悟初

在著名好莱坞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威尔·史密斯扮演的一名黑人父亲克里斯生活落魄，穷得叮当响，但他坚守梦想、刻苦耐劳，终于拿到了投资公司的offer。当克里斯实习结束，冷漠的白人领导微笑着告诉他明天就可以来正式上班的时候，他实现了“美国梦”：无论种族肤色，在美国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实现梦想，幸福，就会来敲门。但在现实中的美国，一名黑人在经历求职中、入职后和维权时的多层次、系统性的就业歧视之后，他还能像克里斯一样守住“美国梦”吗？

求职中的歧视鸿沟

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政府进行了一些改革，减少了非洲裔美国人在法律制度上面临的不公正待遇。遗憾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土壤丝毫没有改变，在关乎“饭碗”的就业问题上，黑人依然面临严重歧视。

数据显示，1963年至今，黑人失业率一直是白人失业率的2—2.5倍。2022年1—3月，美国白人失业率为3%左右，而黑人失业率却高达6.2%—6.9%。可见，近60年来，美国失业率的种族鸿沟始终未曾改变。即便是在拜登总统声称的“令人鼓舞”的低失业率时期，黑人依然面临严重的就业歧视。与此同时，在面临“滞涨”、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时，最“受伤”的始终是黑人等有色人种。

美国西北大学曾就求职中的就业歧视做过一项研究，该研究分析了1989—2015年求职者为25517个职位提交的54318份求职申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投出简历之后，白人求职者比同等资格的非洲裔美国人平均多收到36%的面试邀请。与此同时，在长达25年的时间跨度中，对黑人的雇佣歧视程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明显变化。

由此可见，黑人在求职时遭受严重的就业歧视，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国人永远的宿命。

职场中的歧视怪圈

今年2月，加州民权监管机构代表数千名黑人就特斯拉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涉嫌种族歧视提起诉讼，起诉书显示，黑人工人被隔离在不同的区域，员工称之为“门廊猴子站”“黑暗面”“奴隶船”“种植园”等。该工厂每个厕所都写有包括“滚回非洲”“KKK”“万字符”在内的种族歧视符号和污言秽语。在工作中，黑人干的是最艰苦的体力活，在相同的工作中所获报酬远低于其他白人。此外，黑人员工经常因肤色遭到语言暴力，而他们一旦被无休止的羞辱惹怒，从而引发语言或肢体冲突，立刻会被贴上“威胁”“挑衅”的标签，并遭到公司处分。

显然，特斯拉工厂不是孤例。近年来，通用公司、

脸书公司也曾被非洲裔员工“拉清单”，他们在职场中的遭遇同特斯拉工厂的黑人工人相似，有色人种员工总是处于一种不友好、不正常的工作环境之中，而被曝光的几家大型公司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在今天的美国职场，种族主义、歧视、偏见和侵犯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少数族裔只是被视为“配额存在”，但从未被倾听、被认可、被接受。

维权时的歧视枷锁

在美国，就业歧视行为发生后，遭歧视工人维权的第一步一般是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提出投诉。据统计，2010至2017财年期间，EEOC收到美国工人100万起投诉。在这些案例中，有82%的工人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救济，近三分之二的投诉人收到的结果是“无法确定是否发生了歧视”。剩余18%的工人获得了金钱或改善住宿等救济，但其中只有2%的案件完成调查，确定了歧视的发生，并发布调查结果。可见仅通过投诉成功维权的几率小的可怜。

除投诉之外，员工遭歧视后还可提出仲裁，然而美国劳动仲裁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办案机制明显对有色人种不利。首先，大多数仲裁员是退休的法官或律师，以中老年白人为主。他们独享仲裁大权，通常会作出不利于非洲裔原告的裁决，即便原告获胜，也只能获得少量赔偿；其次，仲裁员有权拒绝公司员工作证，且仲裁过程不对外公开。作为被告的当事人有大量机会同仲裁员串通一气，让受害者无计可施。而最离谱的是，根据现行的美国法律，公司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迫使员工认同“强制仲裁”条款，即在员工遭受种族歧视、薪酬不平等、双重标准、玻璃天花板等问题时只能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不能将公司告上法庭，这意味着形同虚设的仲裁机制竟然是广大非洲裔美国工人遭到严重种族歧视的“最后一道防线”。

维权过程的种种障碍使得美国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广大非洲裔美国人在这样的维权机制下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美国，“黑人更容易犯罪”已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懒惰、肮脏等种族主义标签早就被贴在非洲裔美国人头上。因此，他们在求职、职场、维权中饱受歧视，谋生艰难。黑人聚居区经济不断恶化，医疗、教育也随之受到影响，这种恶性循环对美国黑人生存状况带来严峻考验。可以说，非洲裔美国人遭受的就业歧视就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余毒，同黑奴时代的种族隔离、强迫劳动、暴力虐杀不无关系。非洲裔美国人始终陷于不公正社会体系中的恶性循环中，《让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不过是好莱坞的“人造平民英雄”，完全不能反映非洲裔美国人的真实境遇。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在美外国劳工：不为人知的辛酸

伍晨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历史上曾长期奴役剥削黑人，现在却污称他国存在“强迫劳动”；有一个国家至今非法人口贩运盛行，却大言不惭自诩劳工“维权灯塔”；有一个国家迟迟不加入多项国际劳工公约，却口口声声要国际劳工“伸张正义”。它可是美国，一个过去劣迹斑斑、现在对外劳工敲骨吸髓、将来也难以看到改变的国家。

猖獗的人口贩卖

来自多米尼加的马蒂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份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酒店的招聘广告，上面说在美国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供申请，大家能赚到很多钱。在酒店业工作26年的马蒂被广告深深吸引，支付了4000美元申请费通过应聘，登上了认为会带他前往梦想之地的飞机。然而他未去的，不是助他实现理想的天堂，取而代之的是名为“血汗工厂”的人间地狱。招聘人员把他运往了一家DVD工厂。马蒂被迫整理、打包成千上万的光盘，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的工作结束后他只收到了40美元的报酬。人贩子强迫他和另4个同样被拐来的外国劳工挤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生活，每人每月还要支付300美元房租。他们还要上交伙食费购买不足以充饥的食物，不交钱就不准吃饭。中年的马蒂在公寓里哭得像孩子。这是凤凰卫视2021年播放的一则真实故事。

这仅仅是美国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微小缩影。美国把自己打造成“人权灯塔”，将自己渲染成遍地财富的掘金沃土，虚假宣传让人们对它放松防备，心生向往，欣然赴美追寻美好生活，然而无数人的美国梦最终变为噩梦。仅在2020年，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共处理10583个案件，涉及受害者16658人。这已然触目惊心的数字，仅仅是美国人口贩运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被强迫劳动的人口实际多达10万人，其中一半被贩卖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美国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2014年一份报告显示，71%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在到达美国时拥有合法签证，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害者被迫成为家庭佣人。被贩卖到美国的很多外国劳工既不懂美国法律，又不通当地语言，还被雇主和人贩子严格看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撕开美国光鲜亮丽的画皮，看到的尽是苦痛和血泪。

无处不在的“现代奴隶”

美国土地上那些无声的哭喊，已经回荡了整整5个多世纪。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在奴隶贸易史上，1514年至1866年间至少有3.6万个“贩奴远征队”，累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新大陆”，这还不包括旅途中死去的许多人。根据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故居官网“詹姆斯·麦迪逊的蒙彼利埃”数据，奴隶制经

济曾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1850年，美国80%出口产品都是由奴隶生产。说美国就是靠着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起家的也毫不为过。美国的原始财富上沾满了无数奴隶的鲜血。美国的“合法奴隶制”结束于1865年，距今已有157年。但时至今日，余毒仍在美国根深蒂固。在美国，改头换面的“现代奴隶制”依然无处不在。

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国家的外国劳工组成了美国最基层的生产劳动力，其中很多人，在农田里辛苦劳作，从凌晨直至深夜。然而收获的喜悦，却与他们无关。“反奴役国际”组织将农场工人描述为“美国经济中收入最低、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这些人缺乏其他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他们经常在没有医疗保险、病假、养老金或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而这正是“导致美国田地里强迫劳动的肥沃土壤”。

位于佛罗里达西南部的小镇伊莫卡利被称为美国的“番茄之都”，同时它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的起源。这座小镇上共生活着26000人，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海地的农民。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采摘了一整盒番茄后，收入是1美元。但在伊莫卡利的市场上，一整盒番茄的售价是24美元。如果到美国大型连锁超市里，一个番茄就能卖到2美元。当美国家庭在明亮的餐桌上享受酸甜可口的番茄时，外国劳工们却挤在租金高达每月1300美元、用废弃集装箱改造的住所里，祈祷坏天气不要出现，祈祷下一周还能有收入。

被践踏的国际标准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里斯·巴克利说，美国强迫劳动现象之所以难以禁绝，一方面是因为利润丰厚，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立法不力和执法效率低下。强迫劳动问题最普遍的领域是家政、农业、工业、色情业等，美国法律很少要求或者不要求对这些领域的工作条件进行监管。“现代奴隶制”在美国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国际劳工组织8个核心公约，美国仅批准了2个，远少于英国（批准8项）、法国（批准8项）、德国（批准8项）、日本（批准6项）等西方国家，甚至少于长期被美国以“人权”为由批评的古巴（批准7项）、伊朗（批准5项）。美国称，只要国际公约与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有冲突，那么就不批准该国际公约。可想而知美国法律中有多少对劳工不利的内容，外国劳工的权益就更加难以保障。而美国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

美国用漂亮的谎言哄骗世界各地的劳工赴美工作，而等待这些外国劳工的往往是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永无休止的劳作。“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年复一年，数十万外国劳工在美劳作，然而从中创造的财富，却不属于劳动者。系统性的剥削在全美普遍存在，政府却对此熟视无睹，“人权灯塔”永远不会照到自己阴暗的灯下黑。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